

让贝多芬的“分贝”来得更“多”些

剑箫

今天,2020年12月16日,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的纪念日。

从纪念的角度说,若把100年那样的整数时段当作“大年”的话,50年和10年,只能算“中年”和“小年”吧。

一个贝多芬音乐的爱好者,能够赶上百年整数关,并参与纪念活动,应该是幸运的。可是,我回想了一下,50年前的1970年12月16日,自己及所在的社会处在怎样的一种状态?自己呢,还是个正上着初中的学生,什么都不懂,更别提了解贝多芬了;社会呢,还处在一个不正常年代的中期,贝多芬是媒体和社交上的冷僻词,更别提纪念他的音乐会了。

如今,对于一个“60后”来说,我要撑到下个百年整数关,面临的,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,而是生命之门还肯不肯打开的问题。因此,能够躬逢“贝多芬诞辰纪念”的“大年”“中年”“小年”三个时段,尤其是2020年的“中年”,相当可以了。今天,肯定是值得书写一笔的日子。

我一直琢磨:贝多芬之于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爱好者来说,究竟意味着什么?

我们没有观赏过他的手稿,没有研读过他的总谱,没有系统梳理过他与巴洛克时期、古典时期、浪漫时期、印象时期、现代时期音乐的关系,甚至没有完整聆听过他的全部作品,然而,最终却成了贝多芬的“死忠粉”。

这是怎样的一种痴狂啊!

如果什么都不存在,比如,贝多芬的童年是那么不幸;贝多芬耳聋之后创作出了包括“第九交响乐”在内的一大批杰作;贝多芬听到拿破仑称帝的消息后愤然改写原来准备献给他的“第三交响乐”的封面题词;贝多芬在权贵面前表现得轻蔑无视;贝多芬发表那部一开篇就写下“当,当,当——当”从而被认为是“扼住命运的咽喉”的“第五交响乐”;贝多芬作为一个音乐修改了十几遍的认真……我们还会像现在那样“粉”他吗?这是无法假设的。

我想,滤去了那些令人津津乐道的“轶事”,贝多芬作为“乐圣”的身份当然会变得更加纯粹:虽然没有标记莫扎特的明媚、门德尔松的优雅,也不会铭刻柴可夫斯基的凄美、马勒的奇拔,但他毕竟是独树一帜的,他的壮丽,无人可及。

不过,没有了这些“轶事”背书的贝多芬,还是被我们认定的“贝多芬”吗?恐怕,我们将面临的最大困境,是无法把自

己的生活代入,获得精神和情感上的激励或抚慰;更大的可能,是会被带进“自然,天才可以没有品位,贝多芬便是一例”(德彪西语)以及“贝多芬的音乐在我听来,就像打翻了一袋铁钉,而到处又掉下锤子”(罗斯金语)这样的“坑”中。

这是毋庸言的。

在我看来,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巨匠,“十大”当中必有贝多芬;“五大”当中还有贝多芬;“三大”当中仍有贝多芬;“最大”呢?只有贝多芬!至少在交响乐上是这样;更何况,他还有《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》和《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》!天才的作曲家比才说:“我把贝多芬交响曲置于最伟大的之上,最富盛名。带合唱的交响乐对我来说是艺术的巅峰,无论是谁都无权与贝多芬争夺‘巨人泰坦’的桂冠。”《西方文明中的音乐》的作者、现代权威乐评家保罗·亨利·朗说得直接:“器乐在整个19世纪余下的时间的发展,都是在他的咒咒之下,没有一个音乐领域的真正灵魂不是归于贝多芬。”是的,正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,舒伯特一直生活在贝多芬的阴影里;勃拉姆斯的《C小调第一交响曲》是向贝多芬致敬的……

前些年,《BBC音乐》杂志组织了当前全球最顶尖的151位指挥家投票选出了二十部他们眼中最佳的交响曲。结果,贝多芬独占5部,其中“贝三”和“贝九”分别排名第一、第二。

那么,那些“贝粉”是不是受了指挥家、乐评人、发行商的暗示或洗脑,才膜拜起贝多芬的呢?才不是呢!

同一张榜单显示,评选范围缩小至“前十”,马勒完胜贝多芬。可那又怎样?贝多芬的拥趸都转投马勒了吗?没有。他们有足够的定力,相信自己的选择没错。退一步说,完全抽去技巧性和思想性的因素,贝多芬交响乐的“好听”和“气场”,跟其他大师相比,也有着无可争议的优势。贝多芬是出神入化、名副其实的旋律大师。这是非音乐专业出身的音乐爱好者们喜好贝多芬的一个重要原因,虽然这样的理由并不怎么摆得上台面。

除了是一位音乐巨人,毫无疑问,贝多芬还是一位思想家、哲学家。人们从他的音乐里得到人文主义的滋养,坚定求真求善求美的信念。罗曼·罗兰说:“贝多芬并没有享受过欢乐,但是他把伟大的欢乐奉献给所有人。”正因如此,我想说的是:那就让贝多芬的“分贝”来得更“多”些吧!

许多从外地来上海的朋友,总会到上海中心大厦看看。登上六百多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,无论是俯瞰下面的黄浦江,还是远眺天际的天际线,站在上海中心大厦,其感觉正如这幅巨型高层地标式摩天大楼的名字一样,颇有身处魔都中心的自得。

其实,人民广场才是魔都这座城市的中心。走在人民大道上,无论是拐个弯走进那个寓意“天圆地方”的博物馆,还是转个身走进另一侧白色弧形拱顶的大剧院,亦或走进有“城市之窗”美誉的城市规划展示馆,“中心”的感觉是由心里升起的。

好多年了,我一直在一个剖面为“一边大来一边小、形似轮船不能跑”的建筑物里上班。由于上班的地方距离人民大道很近,偶尔得闲,便会在下班后,带上身份证,去大剧院买张三五十元钱的“公益票”,过过瘾。

我曾独自坐在最后一排,欣赏过乌克兰国家芭蕾舞团《天鹅湖》;也曾偏坐一隅,聆听过上海昆剧院的《牡丹亭》。虽然白天的倦意会让我眯着眼有如深思,其实是在似睡非睡之中,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从飘逸流畅的舞姿、缠绵婉转的唱腔中,让自己有些纷乱的思绪得以些许调整,让卑微的灵魂在这座城市中心暂且有了片刻安放之处。



身处魔都中心,感触最深的其实还是人民大道两侧的银杏叶。作为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中心,人民广场的管理自然是非常讲究的。穿过人民广场的人民大道,中间的马路是用大块的石头铺就,这种路面不同于一般的弹砾路,也不同于柏油路,车辆行驶在上面,发出的声音也不同于柏油路。边上才是人行道,而银杏树就位于辅路与人行道之间。

夏天走在银杏树下,人们会享受到树荫带来的片刻凉爽,但这时,人们的注意力很少会集中到银杏叶上。只有在深秋,翠绿的银杏树转为金黄,叶片三三两两掉落在地上,一阵风吹来,金黄色银杏叶一阵骚动后,又转入平静。

这时正是午后,阳光有点刺眼,朝树上望去,金黄色的银杏叶随风摇曳,发出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,有如乌克兰的姑娘翩翩起舞,又如昆曲唱腔婉转悠扬。

仔细观察人民大道两侧的银杏树,会发现这里的银杏树长得和别处有点不一样,甚至有点奇怪。银杏树生长在辅路和人行



贤母劬子从戎 岳飞精忠报国 岳母刺字 (设色纸本) 朱刚

道之间,但树冠却只在人行道一侧,深秋时节走在人行道上,人们举头可见满目金黄,但辅路那边却是光秃秃的。再仔细看看,这些银杏树并非天生如此,估计是园林工人为了

辅路车辆行驶方便,剪去了那边的树枝。

人对环境的反应,是随着身体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。走在人民大道上,我并不是每次都是那么轻松惬意。日复一年的深秋,日复一日的黄昏,拖着满身疲惫,深一脚浅一脚走在人民大道上,昏黄色的灯光透过银杏树枝桠随便洒落在地下,脚下昏黄一片。踩在吱吱作响的银杏叶上,身

体飘飘然,恨不得立即就能倒到家里的沙发上,纵然银杏叶再漂亮,也无心欣赏,这种身心疲惫的感觉,相信许多上班族都感同身受。

318国道的原点就在人民大道。前几年,一位多次户外同行的驴友从这里出发,他到达布达拉宫的

那天早晨,把照片发在群里,我既为他高兴,也有点羡慕和忌妒。我知道,自己这辈子大概不可能骑行去拉萨了。

当然,我可以在金黄色银杏叶掩映下的原点转过身,走进那个“天圆地方”的建筑物。在那里,或许会找到不一样的诗和远方。

奇文妙录《山海经》

青丘山上 有九尾灵狐跑过,昆仑虚上 诸神仙影飘飘,一部《三生

胡艳丽

世十里桃花》再次拨动人们的浪漫想象。要知道这九尾狐在华夏历史上可不是旁门左道的小妖,它同日月之神一样古老,与夸父逐日、女娲补天、精卫填海等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共同源出《山海经》。

南山经 第一山系有十山,山神皆鸟身而龙首; 第二山系有十七山,山神皆龙身而鸟首;第三山系十四山,山神皆龙身而人面。在西山经中又有人首马身、人首牛身、人首羊身的山神,除山神外,各路天神也渐次显露真形,昆仑山上便居住着下凡的陆吾天神,它身形似虎,人面九尾。这九尾的神力不知与青丘的九尾灵狐是否相同?九尾九命,还是另有妙途?

《山海经》为华夏上古三大奇书之一,三万字汪洋恣肆。书中无山不怪,无水不奇,无界不乱神,无草不仙奇。鸟兽人神无界,天地玄黄无边。

开篇之《南山经》,介绍第一山为招摇山,原文“南山经之首曰招摇山。其首曰招摇之山,临于西海之上。多桂多金玉。有草焉,其状如韭而青花,其名曰祝馀,食之不饥。有木焉,其状如榖而黑理,其花四照,其名曰迷穀,佩之不迷。”可以想象招摇山之上桂树飘香,每到夜晚迷谷树便华彩四射,与星月争辉,照亮四方。玉石流金的山上,矿产丰富,滋养出的祝馀草,令人食之无饥,而将迷谷花戴在身上,任山路环转也不会迷失方向。山中有不会令人脚步如飞的异兽,水中有使人不会生虫胀病的水草。这山山水水养育出的不就是不饥不累不迷不病的神仙吗?

北山之中忘忧之鱼潜翔,西山之中御凶神兽出没,山内风云起,吞吐日月孕育霞光。由西山经开始,上古的神仙、帝皇渐次出现,此时他们人神兽共体,人性、兽性、神性相交。对于这样没有等级、自然混沌、一派天真的景象,确是让人想象那数千年前的天空、大地与山川,处处散发着原始的力量,毫无矫饰,那是怎样蓬勃的天地生机呢。

在雒山系中,距招摇山2300余里外,便是九尾灵狐的居所青丘山了。《山海经》是华夏神话故事的源头,这里的寥寥数笔,在后人笔下就是无限风云演绎的原点。

“地之所载,六合之间,四海之内,照之以日月,经之以星辰,纪之以四时,要之以太岁,神灵所生,其物异形,或天或寿,唯圣人能通其道”。四海之内以日月光辉照耀,星辰永续,四时轮转,神灵化育万物,有的长寿,有的夭折,其中蕴含的天地大道,圣人方能参悟。

在这堪称华夏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圣人思想,既有天命思维,又有以德化命、唯圣参天的教导,而书中异兽身上的仁、义、德、信纹的描述,也将古老信仰生动化形。

这堪称华夏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圣人思想,既有天命思维,又有以德化命、唯圣参天的教导,而书中异兽身上的仁、义、德、信纹的描述,也将古老信仰生动化形。

在《山海经》中,天地万物皆有灵性,山川必有所载,人兽必有所能,万物相生相克,山海一派繁荣。而今,我们似乎与传说、神话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有了距离,而再向华夏文化的源头漫溯,重拾经典,重温浪漫,更有益于我们心灵充盈,以浪漫想象面对复杂世界,建构我们无限广阔、有无限可能的精神场域。

阳光

饶凡



在小区前面的绿地,我常见到一位七十多岁的小提琴家演奏。他妻子病故前家里花了不少钱,还欠有外债。他有一把音色圆润的小提琴,总能让听众一饱耳福。他竭尽心力的演奏,每次都能引起共鸣。

有人问起这把小提琴的好处,这位小提琴家总是拿起琴,温柔地抚摸它高雅的线条,说:“啊,之前一定有大量的阳光照射进这块木料里,照射进去的东西通常能够反射出来。”

坊间有云,“油多菜不坏,礼多人不怪”,其实也未必尽然。送礼,学问多多,涵养满满,既要符合“小额、合理、必须”之规定,也要讲路数,懂分寸,善制造,不偏不倚,恰到好处。

我求职的音符博物馆,金融旧藏,洋洋大观。然而,博物馆藏品属貔貅,只进不出,可望而不可及。捧着金饭碗,坐拥“土特产”,何愁饿肚皮?时下风行藏品衍生开发,当文博遇见文创,必然擦出火花,绽放心花,锦上添花。

早在十多年前,银行博物馆赴香港举办史料展览,几成沪港金融历史文化交流一大盛事,时任香港中信掌门人荣智健给予颇多襄助。荣氏家族百年更迭,才俊辈出,第一代“面粉大王”及“棉纺大王”荣宗敬、荣德生,第二代“红色资本家”荣毅仁等,实业兴国,名留青史。有位伟人曾经这样评价:“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,中国在上真正称得上是财阀的,就只有他们一家。”

展览闭幕在即,为致敬荣智健先生,寻思着送一件纪念品以示谢意。好礼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。展品中有一枚“上海振泰钱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”,此为当年荣德生创办民族金融机构的见证实物,上面还有老爷子的亲笔签名。于是乎近水

楼台,探囊取物,“捞贝不走样”精心复制,赠与留念。荣智健手捧祖父签发的老股票,因缘际会,感慨万千,前辈筚路蓝缕、求索创业的绰绰身影,顿时浮现在眼前。据说,这枚股票镜框一直恭放在他的香港中信办公桌上。

无独有偶。若干年前,一位朋友让我出主意,他与“中国肝脏外科之父”吴孟超院士因工作结成

好礼不言,下自成蹊

黄沂海

忘年交,适逢吴老九十寿辰,打算自掏腰包送一份贺礼,但要有金融特色,有美好寓意,有文化内涵,顶要紧的是价钱还不能贵,否则会被老人家拒之门外。这啥东东好?一番搜索枯肠,思绪柳暗花明:吴院士乃杏林第一名刀,中国古代货币曾有刀币形态,春秋燕国时期发行的刀币又称“明刀”,明刀赠名刀,表明吴院士医术高超、医德高尚,寓意不俗,相得益彰也。其时,收藏市场低迷,品相甚好的“明刀”,一枚才卖几百元。这枚二千多年前的古钱币经装裱后送至吴老手中,老人家惊喜不已,端详良久,欣然笑纳。哈哈,这厢有礼了!

有时,创意好比曹操,说到就到。某年夏日,召集文博专家座谈

会,原本准备赠以银行博物馆新出炉的图书答谢,谁晓得持续高温桑拿天,印刷机也跟着发烧,新书未能如期送达。哪能办?

灵峰回,脑路转,突然想起,银行博物馆不久前刚征集到一批老银行、钱庄使用过的印章,抬头章,骑缝章,押款章,形态各异,美不胜收,其中一枚“郑家集杨德兴号”钱庄用印,印章所刻文字为《朱子家训》全文,共有552个字,每字仅有半粒大米般大小,外圈刻有八仙人物图,密密麻麻,如惟妙惟肖,让人叹为观止。

恰好,手头存有一些空白扇面,干脆就地取材,挑出几枚印章,信手拈来钤在扇面上,曼妙弧形,倍添神采。未花一分一厘,未花太多时间,金融文化底蕴烘托云托月,轻松办妥会议纪念品,令与会者喜出望外,爱不释手。暑热当头,这柄印谱扇子挥摇起来,真的落“印”缤纷、满面生风啊!

好吃不贵,好玩不累,好礼不费。这个“不费”,不仅有“惠而不费”的多好巧省之意,更有“得米全不费功夫”的酣畅淋漓。

十日谈

礼物的故事 责编:吴南瑶

我们赠送食物,共建的是基于味道的认同感,分享的是食物背后的文化。